

柠檬羽嫣

著

「你明知道我没有未来可言……」
「苏为安，你不需要未来，因为我就是你的未来。」
他要的不是得过且过的欢喜，而是能够风雨共担的相守。


Z h i
y u
z h e

治愈者

医学院高材生VS高冷精英教授

从斗智斗勇 到公费恋爱

医疗科研与爱并行 温情治愈日常发糖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治愈者



Z h i
y u
z h e

柠檬羽媽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CONTENTS
目录

- 001 | 第一味药 相逢晚
我们相遇太早，相识太晚。
- 026 | 第二味药 绝境生
纵然她游览了全部的风景又能如何？
这世间千般好，可还不是照样与她无关？
- 055 | 第三味药 相思苦
遇见你之前，我真的以为自己情愿孤独终老。
- 080 | 第四味药 且当归
所有的不期而遇都是久别重逢。
- 107 | 第五味药 误会生
与你相比，其他人都叫外人。
- 130 | 第六味药 多疑寡
人本来就是自私的，在能想起为他人着想的时候，
当然要多为他人想想。
- 149 | 第七味药 无所惧
即使想要结果的心情比任何人都迫切，
我也绝不会牺牲原则。

- 171 | 第八味药 归人心
每天叫醒我的，除了远方的理想，还有你。
- 191 | 第九味药 孤身路
因为这个人，他实验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了信念。
- 206 | 第十味药 与君思
禁欲系“老”男人的人设崩塌。
- 225 | 第十一味药 诉此心
他们就像是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荒唐而勇敢。
- 244 | 第十二味药 终身事
每一个重大的突破都是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
才触碰到上天所给的那一束光。
- 260 | 第十三味药 愈心人
这世界也没什么了不起，除了你。
- 273 | 尾声
- 274 | 后记
- 278 | 番外



Z h i
y u
z h e

相逢晚
第一味药

“嘀——”

“顾医生，2床发生心脏停搏！”

“除颤仪！”

“来了！”

“200J！”

“充电完毕！”

……

“250J！”

“充电完毕！”

……

“嘀、嘀、嘀、嘀、嘀……”

“患者恢复窦性心律，每分钟48次，血氧浓度75%。”

“1mg肾上腺素静推。”

“顾医生，病人家属已经到抢救室外了。”

中非共和国首都班吉市友谊医院急诊室内，确认病人的情况暂时平稳，身形颀长的年轻医生才在众人的注视中直起了身，明明刚刚将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他轮廓俊朗的脸上表情依旧平静，动作迅速而又干练。

他摘下手套，头也未抬：“将病人推进手术室，5分钟之内做好手术准备。”

顾云峥，华仁医院这次援非医疗队的领队，国内最年轻的神经外科副教授。

周围的人随即应声而动，只听他顿了一下，又问：“新来的翻译在哪儿？”

不等助手回答，顾云峥只见一名一身白裙的女子自离他们十步远左右的位置快步走来，在抢救室的嘈杂中向他大方地伸出了手：“法语翻译，苏为安。”

顾云峥的视线扫过她的手，只见十指纤长，骨节分明，倒像极了外科医生，他继而多看了她一眼，清秀的素颜，简单的马尾辫，微笑的时候似带进了外面明媚的阳光。

却也只是多看了一眼而已，顾云峥自抽屉里拿出了一张手术同意书递到了她的手里，转身就向门外走去，简短地道：“跟我出来。”

抢救室外焦急等待中的黑人女性三十岁左右的年纪，见到医生立即迎了上来。

确认身份后得知，黑人女性是患者的母亲，名叫Cati，顾云峥向苏为安命令道：“告诉她她的儿子出了车祸，之前发生心脏停搏刚被抢救过来，现在病情危重，必须马上手术，解决颅内出血的问题，让她在同意书上签字。”

苏为安一字一句地将顾云峥的话翻译给Cati听，这位7岁孩子的母亲的神色在一瞬之间凝住了。

随后是带着哭腔的问话：“这个手术要怎么做？”

“麻醉以后取一块颅骨下来，把脑内的血肿清除。”

Cati听完一窒：“手术有什么风险吗？”

顾云峥看了一眼表，原定5分钟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大半，他轻蹙眉：“任何手术都有风险。”

Cati的眼泪唰的一下掉了下来，迟疑着问：“可不可以不做手术？可不可以转回总医院？我们家在那边有一位熟悉的医生。”

总医院是法国在班吉援建的医院，从Cati的穿着上来看，家里应该也是在本地产有些身份的家庭，因而有相熟的医生也不足为奇。

只是现在提出不做手术……

苏为安也不由得蹙起了眉，这根本不可能！

果然，顾云峥的回答十分坚决：“必须立即手术！”

苏为安眼睁睁地看着原本就六神无主的Cati哭花了脸，一双大眼睛里夹杂着期待和担忧，正直直地盯着她。

苏为安有些不忍，尝试向她解释：“患者脑子里在持续出血，形成的血肿会积压脑组织，这种情况十分危急，不能耽误，如果压迫到生命中枢的话会导致心跳和呼吸停止……”

一系列冗长的解释还没说完，苏为安眼见着Cati的眼泪又要大量地落下来。

苏为安的心里也有些着急，不知怎么样才能让她冷静下来，就在这时，只听顾云峥用生硬的法语发音蹦出了两个决绝的单词：“不做，死。”

话音落，苏为安震惊地看向他。

苏为安同Cati一起坐在手术室外等待，这位母亲的哭泣随着时间的延长愈演愈烈，尽管苏为安不断地试图安慰她，却收效甚微。

在这时，手术室外的提示灯终于灭了。

先从手术室里出来的是顾云峥，虽然刚刚结束一台急诊手术，他的形容却并未见疲惫和焦躁，他走到苏为安和Cati的面前，一米八以上的高度刚好遮住了后方本就不甚明亮的灯光。

被笼罩在他身前投下的阴影中，苏为安忽然有一瞬间的恍神，想起还在国内华仁医院的时候，好像就是在手术室门口的一个地方，她看着这个身影在众人的簇拥中离去。

那时，尚是她最好的朋友的温冉用惊叹的口吻对她道：“你看你看，这就是一会儿要带咱们上颅脑出血见习课的顾老师，咱们医院神经外科的风云人物，完成了很多高难度的手术居然还能保持零Table Death（手术台死亡），30岁就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

那个时候，大家都认定以顾云峥的成就和能力，35岁之前必会晋升教授，40岁说不定就能接管国内最大的神经外科，所谓人生赢家、自带光环，不外如是。

可人生真是奇妙，短短不过两年的时间，她居然在中非的土地上遇到了这位闪着金光的人生赢家。

顾云峥平静地道：“手术很顺利，术后48小时是危险期，需要密切观察。”

苏为安用法语告知了Cati，Cati闻言长舒了口气，眼泪终于止住，连连点头，继而再三道谢，跟着随后被推出来的孩子一起去了病房。

很快，手术室门前的走廊里安静了下来，只剩下苏为安和顾云峥两个人。

顾云峥并没有停留的意思，只说了三个字：“回急诊。”

苏为安叫住他：“顾医生，请等等。”

“有事？”

苏为安快走两步到他的面前：“刚才顾医生最后那两个法语词太过吓人，也不符合医患沟通的规定，既然让来做翻译，还请您将法语的沟通全权交给我，来向病人家属尽可能详细地交代病情，安慰他们，这才是医学上提倡的人文关怀吧。”

“人文关怀？”顾云峥一顿，这还真是医院大会上经常出现的一个词，她知道得倒是不少。

可紧接着，他的言语就犀利起来：“如果是你躺在抢救室里性命

垂危，你希望我把你救命的黄金时间用来抢救你，还是去外面和你的家属聊天？”

空气中有一瞬间的沉默。

就在顾云峥以为这场对话已经结束的时候，只听苏为安一字一句地道：“我希望你向他们解释清楚为什么他们要冒着那么大的风险把我的性命交给你，不要给他们增添更多的恐惧！”

顾云峥沉声道：“你以为几分钟的时间解释得清？”

苏为安毫不示弱地道：“你又怎么知道一定解释不清？”

“刚才家属听完你所谓的解释变成了什么样子你最清楚！”

“可是……”

苏为安还想再争辩些什么，顾云峥却不再给她这样的机会：“既然你清楚自己只是个翻译，那么你要做的就是将我的话一字不差地翻译出去，像刚才那样擅自向患者解释专业知识的事绝不允许发生第二次！”

苏为安一怔：“你怎么知道……”

“我并非一点法语都不会，所以像颅脑出血这样的专业内容还请你不要多嘴，不管你是从谁那里听来的！”

他的语气到了后来越发严厉，就连眸光中都泛着冷意，苏为安只觉得这些话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就像是一把刀直直地向她扎来。

她的唇动了一下，似乎还想说些什么，却还是将那几个字咽了回去，只是沉默。

空气一时间仿佛凝滞。

打破这一切的是护士焦急的声音：“顾医生，急诊室刚收到两个车祸昏迷的病人，Secou医生请您快过去看一下！”

顾云峥随即快步向急诊室赶去，苏为安紧跟其后，还没有进急诊室，就已经听到了哭声。

前后停着两辆平车，顾云峥先检查了第一辆车上的患者，他的动作极快，同时报出了查体结果：“患者昏迷状态，单侧瞳孔对光反射

存在，怀疑颅内出血，联系患者家属，准备进行手术。”

而后他走向第二位患者，然而这一次，他检查的动作却慢了下来，眉越发紧蹙：“双侧瞳孔散大，对光反射消失。”

苏为安心里一紧。

护士递上了在他们来之前刚照完的CT片子，因为位置离顾云峥近，苏为安也看到了片子上明显的颅内出血已经形成很严重的脑疝。

这就是刚刚她向Cati解释的那种非常严重的情况。

许是看出了他们的表情不好，一旁带着两个孩子的女人已经忍不住哭着恳求道：“求你们一定要救救他，他是我们全家的支柱，他是个好人，求你们一定要救他……”

两个只有五六岁的小孩子抓着顾云峥白大衣的衣角一面摇一面同母亲一起恳求他。

送患者来医院的急救人员解释道：“前面那位患者是醉酒的司机，开车撞上了他们，为了保护家人，他自己被撞得很重。”

肇事者因为车内的安全设备得到了一定的保护，而无辜的路人被撞得鲜血淋漓。

将这些翻译给顾云峥，苏为安也不由得为这家人向他软了语气道：“请您救他吧！”

一家之主躺在这里，对于这个看起来不甚宽裕的家庭而言该是一场灭顶之灾。

现在需要急诊手术的病人有两个，可神经外科的专家只有一个，这个病人一只手已经被死亡拖住不放，只有顾云峥或许能为他搏出一线生机。

零Table Death，这就意味着只要顾云峥同意，这个病人就有活下去的可能吧？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他的身上，其他的人皆是安静，只听到那一家人的哭声。

答应吧，顾云峥！

苏为安目光中的期待不加掩饰。

最后看了一眼这位病人，顾云峥抬头，是已经下定决心的样子，他说：“告诉患者家属，因为病人伤势过重，现在已经太晚了，让他们做好心理准备，好好陪他度过最后一点时间吧。”随后对身边的助手道：“五分钟内完成第一位患者的术前准备。”

他说完，转身就要回手术室。

苏为安几乎是下意识地抓住了他的手臂，说：“你让我怎么告诉他的家人虽然病人现在还活着，但医生已经放弃了他！”

“如实告知。”顾云峥冷静到近乎冷漠，“他已经发生了脑疝，99%是无法救回的，就算他能活着从手术台上下来，也极有可能会变成植物人！”

“可99%不是100%，就算只有1%的可能，他也比那个司机更应该得到这个活下来的机会不是吗？”

“医生管不了谁应该活，只看谁能活！”

苏为安闻言不由得冷笑道：“说到底，不过是那个司机的手术更好做罢了，原来传说中的零手术台死亡率就是用这种方法保持的？”

一旁的助手赶忙出来制止：“苏小姐……”

虽然他也希望顾云峥能为这个患者放手一搏，可话说到苏为安那个地步多少有些过了，他跟着顾云峥做了那么多手术，顾云峥的实力他最清楚，绝对不是……

等等，这个新来的翻译是怎么知道顾医生零手术台死亡率的？

可那边的苏为安却没有心思理会他。

大概是猜出了一些什么，病人的妻子拉着两个孩子跪在了顾云峥的面前。

苏为安借这个时间快步走到顾云峥的面前挡住他的去路，指着垂危的病人对他咬牙道：“不做，告你！”

顾云峥冷眼扫过她，随后摘下了头上的一次性帽子，重重地扔到了一旁的垃圾桶里。

“随意！”

苏为安最终还是没能拦下顾云峥，但许是被患者家属打动，当地的急诊外科医生Secou愿意为这位患者冒险一试。

由于人手不够，Secou点了苏为安一起进手术室，以防有紧急情况，可以多个人跑腿。

苏为安能够清楚地看到Secou的紧张，他却依然在试图安慰她：“虽然我没有顾教授那么专业，但说不定我新手的运气更好。”

可偏偏事与愿违。

起初还算顺利，按照CT的指示，Secou开颅后将血肿吸出，找到了出血点，虽然手法不够细致，动作也有些慢，但还是成功地止住了出血。

然而病人的情况并没有因此好转，脑组织持续向外肿胀，Secou试图用甘露醇脱水降低颅压，却反而使情况恶化。

“嘀——”

监视器报警，麻醉医生随即报出：“病人血压降到了80/45！”

Secou的额上急出了豆大的汗珠。

“60/35！”

Secou立即回应：“输血维持血压！”

颅内还有出血点！

可是到底在哪里……

想要让患者活着离开手术室就必须赶紧找到出血点止血才可以，靠输血是撑不了多久的，更何况持续的脑内出血会带来严重的脑损伤！

想到这里，苏为安快速走到光板前，仔细地看上面的CT片子，试图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一定有，这上面一定有！

眼见着术前备的那袋血很可能并不够用，Secou叫她：“苏小姐，

请你再去取两袋血来……”

“等一下！”

Secou一愣：“苏小姐？”

“这里！”说话间，只见苏为安唰地拿下CT片子走到Secou旁边，指着左颞叶内一个极小的白点用法语对他道，“还有一个出血点在这里！”

Secou闻言，目光落在了她手指的地方，随后难以置信地看了一眼苏为安。

是真的，这里还有一个出血点！

因为脑疝所致的脑内结构移位吸引了大家的目光，而这个出血点又太小，所以他一开始并没有注意到，可苏为安一个翻译又怎么会发现？

可此时并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虽然发现了出血点，但这个出血点与他们开颅的位置相隔甚远，想要止血是难上加难！

面对这样的情况，Secou再也无法装作理智而平静，面上露出了焦急的神色。

苏为安试图让他冷静下来，说：“虽然离得有些远，但好在方向还是顺的，靠输血维持住血压还是有机会能把血止住的，我这就去取血！”

苏为安说完，飞快地向门口走去，也就是在这刹那，手术室的门开了。

是顾云峥。

他举着刚刚重新消过毒的手站在那里，苏为安险些就与他撞了个满怀。

Secou像是见到了救星一样，未等顾云峥问，他已主动报出了患者的情况：“顾医生，刚发现患者左颞叶脑实质内还有第二个出血点，与开颅的部位较远，难以止血，现在患者的血压在靠输血维持。”

听着苏为安的翻译，顾云峥迅速穿好手术服，看过CT片子以后，

接过了Secou手里的电凝，之后毫无迟疑地向出血点的位置探寻过去，一系列动作一气呵成，让苏为安看得有一瞬的失神。

却也只是一瞬而已，苏为安随后就快速冲出了手术室去通知备血的护士取血。

等到她拿着两袋血再回到手术室的时候，输血已经停止了，患者的生命体征平稳，随着顾云峥手里的手术结打完，Secou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抬头开心地对刚进来的苏为安说：“顾医生已经找到了出血位置并且止住血了，不需要再靠输血维持血压了！”

苏为安闻言抬头看了一眼表，她出去不过十分多钟的时间，顾云峥就已经处理好了刚刚让Secou为难到不行的情况，这样举重若轻的能力，若非此刻亲眼看到，她一定不会相信。

国内最年轻的外科副教授，果然名副其实。

接下来就是收尾工作，由于患者脑组织水肿严重，为了慎重起见，剩下的关颅部分也都由顾云峥亲手完成，所有的动作如同教科书中出来的一般标准，却又是行云流水般的流畅，这就是顶尖外科医生扎实的基本功。

病人顺利地活着下了手术台。

将病人送出手术室，家属对着Secou和顾云峥千恩万谢，就连苏为安也对顾云峥十分感激。

虽然顾云峥之前没有答应这台手术，但如果不是他在最关键的时候过来帮忙，她也不知道这次要怎样收场。

因而想要向他道谢。

话还没来得及说出口，就见顾云峥突然转过头来看向她，在众人的注视中冷声道：“你被开除了。”

苏为安怔住了。

“我之前已经提醒过你，不要在专业的方面多嘴，这台手术做与不做是医生的判断，与你无关，我不需要一个自以为是的翻译。”

跟着完成手术的护士兰姐禁不住为苏为安求情道：“顾医生，这

台手术能顺利完成苏翻译也帮了不少忙，她只是想救活这个病人，您可不可以看在最后结果是好的分儿上就别和她计较了？”

“结果是好的？”顾云峥沉声道，“病人的脑疝已经形成了脑损伤，99%的可能会变成植物人，这家人要背着高额手术费的债务，痛苦地决定是要给病人撤除生命支持设备，还是无望地等下去，这样的结果哪里是好的？”

“你问过病人家属吗？”回应他的是苏为安的“不知悔改”，“就算只有1%的可能性，也要为此一搏，这是病人家属的选择，哪怕病人真的醒不过来了，但对于他的家人而言已经尽了100%的努力，在以后的人生中也不会后悔，这对于他们而言就是最好的结果！”

明知道是无望的赌局，却依然要去尝试。

因为是家人，所以不允许自己轻易放弃。

顾云峥，就算你手术做得再好，可你不是站在患者身后的那个人，你没有站在家属的角度上考虑过，又怎么会明白作为家属此时的心情？

四目相对，一时之间火星四溅。

“自以为是。”顾云峥冷眼看她，“你可以走了。”

眼见真的就要一拍两散，一旁的助手沉不住气了，急忙道：“顾医生，这边中文翻译不好找，能不能让苏为安再干一段时间，等咱们找到新翻译再说？”

顾云峥沉默了一瞬，没有立即回答。

众人心里都觉得有戏，却在这时，那个看起来瘦瘦弱弱的翻译姑娘冷笑了一声道：“凭什么？”

说完，苏为安拿过自己的双肩背，头也不回地向急诊室外走去。

上班的第一天就被开除，而这漫长的一天还没有结束。

因为之前说好在医院做翻译工作会提供宿舍，所以她并没有研究过在这边的住宿问题，可现在鸡飞蛋打，宿舍是去不了了，她拖着行

李箱走在班吉的街头，再拖下去天就要黑了，但她还没有找到归处。

她是在这个时候接到的母亲的语音通话，隔着7个小时的时差，母亲用透着些许倦意的声音问她：“为安，今天巴黎的天气怎么样？”

因为怕母亲担心，她从没有和母亲提过要来非洲的事，向母亲谎称自己还在法国。

苏为安闭上眼，深吸了一口气，就好像自己真的还在巴黎一样，对电话那边的人说：“大晴天，阳光可好了，真想让你们也来看看。”

苏母没有接话，只是又叮嘱她注意照顾自己，就在苏为安以为母亲要挂电话了的时候，却听她忽然说：“对了，你爸爸前几天有一次突然动不了了，不过住了几天院现在已经没事了。”

苏为安一僵：“爸他怎么会……”

自她两年前决定退学环游世界起，母亲很少同她说起父亲的病情，只用“还好”糊弄着，今天既然提起，情况应该并不乐观。

苏为安的心揪了起来。

苏母倒是平静，“医生说Huntington舞蹈病^①的病人有的时候是会这样的，你不用担心，但是为安啊，你有时间也去做一下基因检查吧。”

Huntington舞蹈病，又是这个讨厌的名字。

苏为安默然。

出生在公务员家庭，家庭关系良好，又以全校前几的成绩考入了国内顶尖的医科大学华医大，她的人生原本也算是顺风顺水，直到她大五那年，越来越控制不了自己肢体动作的苏父去医院被诊断为了Huntington舞蹈病。

晴天霹雳。

^① Huntington 舞蹈病：全称“亨廷顿氏舞蹈症”。是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患者起病隐匿，进展缓慢，以舞蹈样动作伴进行性认知、精神功能障碍终至痴呆为主要特征，通常在发病 15-20 年后死亡。

身为医学生，在听到医生对父亲这个诊断的那一刻，她的脑海中已经不由自主地浮现出课本上那些冰冷的字眼：常染色体显性遗传，CAG序列异常扩增，主要表现为舞蹈样动作和痴呆，而治疗方法是……有待进一步研究。

但这还不是全部。

如果是由父系遗传的Huntington舞蹈病，子女的发病年龄与父代相比会有很大的提前，她的父亲是在不到50岁发病的，这就意味着如果她真的被遗传了这种疾病，那么她将会在40岁，甚至35岁发病，她的人生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看到了结尾。

这已经不是母亲第一次劝她去做基因检查，苏为安没有接话，只是说：“妈，如果爸再发生什么情况你一定要告诉我，我好回去帮你。”

得到的是两年里如出一辙的回答：“你不要回来，你爸不想成为你的拖累，你回来说不定反而对他不好，你在外面看你的世界，家里我还应付得来。”

通话结束。

挂断电话，苏为安拉开书包拉链，看向夹层最后面的那个大信封，上面赫然写着基因检测机构的名称。

信封是早就被打开过的，她拿出里面的那两张纸，报告上冰冷的基因图后写着几句话：“CAG扩增数>50，携带Huntington致病基因。”

这是她的“判决书”。

她是在父亲确诊一年多以后才自己偷偷去做的检测。

父亲刚刚患病的时候，她的内心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现实，她自欺欺人地告诉自己疾病的进展因人而异，说不定父亲就算患了病也不会对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可回应她的，却是父亲一日不如一日的现实。

她还没来得及为父亲难过，就要面对自己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与